理财入门

红楼梦教你的10堂理财课

朱国风 著

献给为了家庭
辛苦打拼的你

管家管钱
不只要会做投资
更要有财富智慧和
良好家风的传承
曹雪芹没明说的

中信出版集团

导读

三十分钟速读整本《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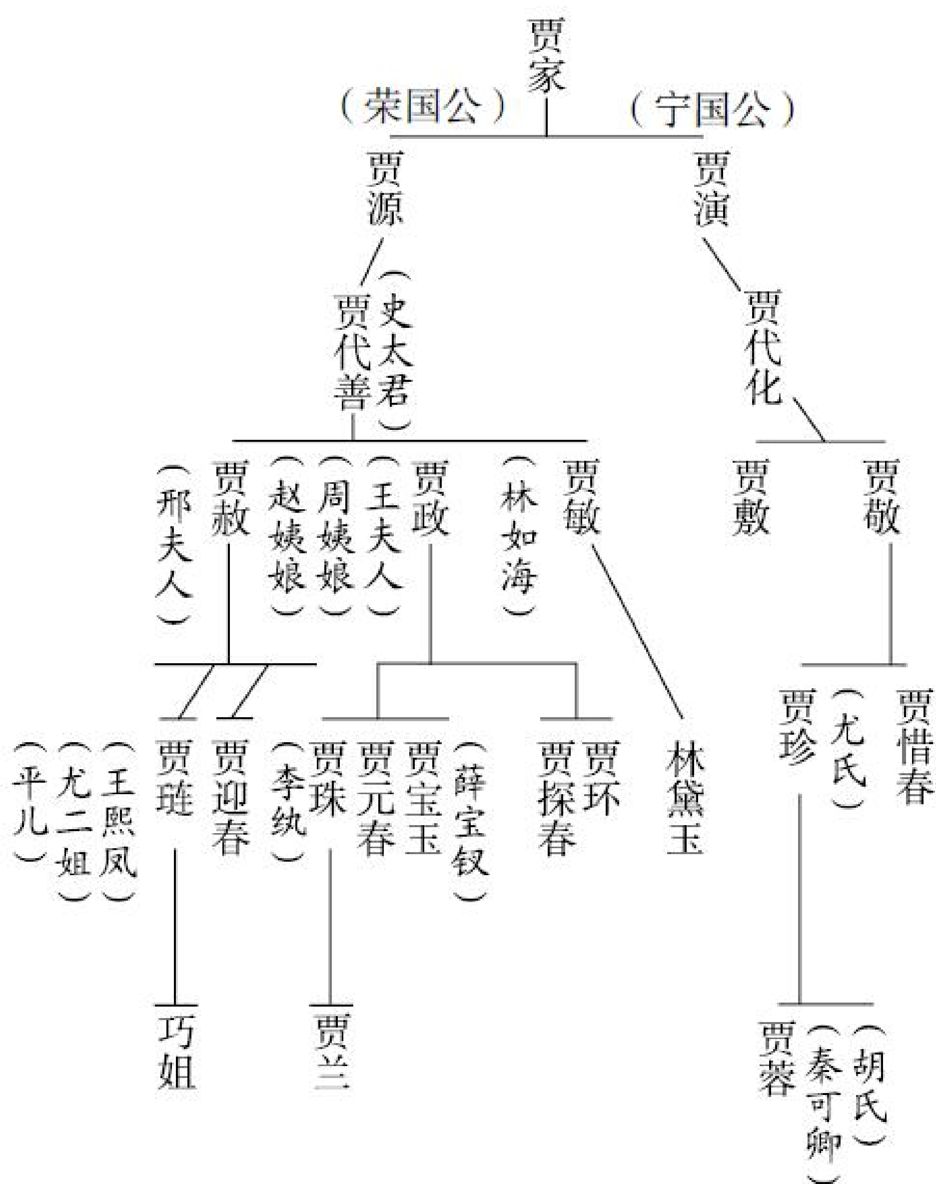
阅读《红楼梦》有三大关卡，第一个关卡是字数。全书一百二十个章回，一千两百页，七十万字，很多人还没翻开书，就敬谢不敏了。

第二个关卡是人物。光是研究《红楼梦》里的人物，就有很多专书或论文，有名号、登场的人物至少数百个，很多人会被形形色色的人物吓到。

第三个关卡是人际关系。《红楼梦》虽然主要讲的是贾府，但是里面姻亲、血亲错综复杂，那一大群姑伯叔婶间的关系，很容易把读者给搅晕了。

对于在第一关与第二关上就"撞墙"的读者，我深感可惜，我的建议是，不妨抱着参观文化博览会的心情慢慢品读《红楼梦》。

《红楼梦》博大精深，它除了有可以欣赏的文学价值外，还有艺术馆、植物馆、服饰馆、美学馆、美食馆、园林馆、建筑馆、养生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更不要说形而上的哲学、宗教、人文的深思与收获，因此，它需要足够大的舞台与足够多的人物，才能完整交代璀璨的盛世风华。



至于第三关的过关心法，则是搭配着《红楼梦》所附的人物关系图，并且与自己的亲族关系相对照。譬如，假想自己是黛玉，邢、王夫人是舅妈，贾宝玉、贾琏是表哥，王熙凤是表嫂，表哥有血亲关系，表嫂只有姻亲关系，以此了解大家族的人际关系，更能体会《红楼梦》里细微隐晦的人性。

《红楼梦》讲的是一个出生时嘴里含着一块玉的多情富家公子，看透人世后出家的神话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豪门世家先盛后衰的写实故事。为了帮助尚未读过《红楼梦》的读者，以及曾经读过但是年深日远而记忆淡去的读者，在读者正式品读本书前，以下用“缩时录像”的方式对《红楼梦》的内容进行介绍，镜头主要聚焦在男女主角宝玉与黛玉身上，方便读者速读整本《红楼梦》。

第一~二〇回

故事是从一个神话开始的，女神女娲炼石补天，剩了一块未用，弃于青埂峰下。这颗原本有补天之才的石头，当然具备灵性，幻化成男体人形后，在仙界四处游玩。一日来到灵河边，看到一株娇娜多姿的“绛珠仙草”，灵石多情又热心，用甘露灌溉仙草，仙草因此也通了灵性，幻化为女体人形。

仙界最忌动情，因此灵石与仙草必须下凡历劫，才能了结这段甘露情缘，或者说甘露孽缘。“灵石”就是男主角贾宝玉，“仙草”就是女主角林黛玉。

贾宝玉投胎到贾府，成为贾政与王夫人的儿子，贾母的孙子；林黛玉投胎到苏州，成为贾敏的女儿，贾敏是贾母的女儿，贾政的妹妹，因此，宝玉与黛玉是表兄妹关系。

贾敏早逝，因为黛玉是独生女，父亲还在任官，贾母心疼黛玉无人陪伴，于是黛玉的父亲托人送黛玉进京，由贾母照顾，这是黛玉初次见到住在荣府的外祖母贾母、大舅贾赦、二舅贾政，还有住在宁府的表哥贾珍等一大家子亲戚。

在仙界就已结缘的宝玉与黛玉，因为似曾相识，当然分外投缘，从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宝玉厌恶四书五经、文章功名，只有黛玉与他最契合。

接着薛宝钗登场了，宝钗跟着母亲薛姨妈、哥哥薛蟠也住进贾府。因为宝钗的母亲薛姨妈是王夫人的亲妹妹，因此，宝钗要叫王夫人姨妈，与宝玉是表姐弟关系。进京之前，鲁莽的薛蟠在家乡有一桩人命官司，靠着想要巴结贾府的县官摆平了。

薛宝钗自幼就佩戴着金锁，而宝玉也衔了一块“宝玉”出世，有所谓的“金石姻缘说”，爱慕表哥的黛玉，一直深感威胁，因为忌妒宝钗或是想要测试宝玉是否真心，经常使性子、闹脾气。一日，宝玉到秦可卿（堂哥贾珍的儿媳妇）的卧房休息，梦中来到太虚幻境，读到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上面记载着贾府众姐妹的命运，但是当时的宝玉还未参透天机，不明所以。

刘姥姥登场，由于女婿家年关难过，女婿祖上与贾府可以攀上一点关系，刘姥姥帮女婿进贾府请求接济，在荣府掌家的王熙凤（宝玉堂嫂）赠银二十两，打发了刘姥姥。

宁府的秦可卿逝世，也是金陵十二金钗正册中第一位逝世的人物，秦可卿到王熙凤的梦中提醒，说要注意“乐极生悲、早为后虑”。宁府为秦可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丧礼，王熙凤到宁府协助打理，展现了同时管理荣、宁二府的能耐。

黛玉父亲病逝，黛玉从此必须长住贾府，宝玉喜不自胜。王熙凤贪财包揽官司，以致拆散一段姻缘，断送两条人命。

宝玉的姐姐贾元春被封为贵妃，皇帝恩准可以返家省亲，贾府大兴土木，为元妃兴建省亲别墅——大观园。大观园落成，宝玉跟着贾政初次入园，为园内的楼台亭阁命名题字。

元妃省亲阵仗盛大，歌舞饮宴之余，元妃要弟弟、姐妹们各题匾诗，元妃评鉴以宝钗、黛玉最具诗才，相聚时间短暂，元妃依依不舍回宫。

贾宝玉的大丫鬟袭人返家团聚，贾宝玉随后到袭人家探望，袭人谎称家人有意为她赎身，多情的宝玉伤心落泪，袭人趁机要宝玉答应改掉诸多坏习惯，这样她就会打消离开贾府的念头。

第二一～四○回

史湘云登场。史湘云的父亲是贾母的侄子，因此，她与宝玉也是表兄妹关系，湘云个性不拘小节，爱捉弄黛玉，认为宝钗种种都胜过黛玉。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出疹，贾琏（宝玉堂哥）趁着睡到外书房时，与下人的老婆偷欢，被王熙凤的贴身丫鬟平儿察觉，平儿帮贾琏掩护过去。宝钗十五岁生日宴，规格胜过黛玉，黛玉不悦。元宵佳节，元妃出灯谜要家人猜，众姐妹也各出灯谜，贾政发现这些姐妹的灯谜与谜底都非吉兆。元妃下旨要宝玉与姐妹们搬进大观园，亲族也各凭关系，想在大观园里捞油水。

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贾环（赵姨娘所生），忌妒哥哥贾宝玉受宠，故意打翻烛台，烛油烫伤宝玉脸颊，赵姨娘与贾环因此受到王夫人与王熙凤的责备。赵姨娘怀恨，请道婆作法，暗害王熙凤与贾宝玉。

叔嫂同时中邪，命在旦夕，一位癞和尚与一位跛道士登门，为宝玉所佩戴的“宝玉”一阵诵念后，叔嫂很快康复。宝玉逗弄王夫人的丫鬟金钏，惹恼王夫人，王夫人认为金钏想要勾引宝玉，而将金钏逐出贾府，之后金钏负气投井。

贾政误会宝玉“流荡优伶、逼淫母婢”，用力杖责宝玉，贾母、王夫人援救不及，贾母怒斥贾政。贾政外派学差，宝玉无人拘管，纵性游荡，与姐妹们起诗社，大啖螃蟹宴。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与贾母甚是投缘，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刘姥姥喜获一马车的馈赠。

贾母要侄孙媳妇尤氏集资，帮得宠的孙媳妇王熙凤办寿，贾琏又趁寿宴与下人的老婆偷欢，这回被王熙凤亲自撞见，贾琏恼羞成怒，持剑要追砍王熙凤，贾母喝退贾琏。贾琏酒醒后，向王熙凤与无辜遭殃的丫鬟平儿赔罪，姘妇含羞自尽。

贾母长子贾赦也想讨妾，贾赦看上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鸳鸯不从，并且向贾母等众人下跪绞发以明志，贾母动怒，王夫人与邢夫人（贾赦妻子）都受到斥责，贾赦只能另外再去买填房。

贾府大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当上县官，在赖府花园摆酒庆贺，贾母等人受邀赴宴。薛宝钗长兄薛蟠酒后又乱性，调戏世家子弟柳湘莲，被柳湘莲痛殴，薛蟠无颜留在京城，以学做买卖名义，跟着伙计南行。

贾赦讨鸳鸯不成后，又垂涎诨名“石头呆子”的古董画扇，仗势强取豪夺。贾府有亲戚远道而来，邢岫烟（邢夫人侄女）、李纹、李绮（李纨亲戚）、薛宝琴（薛宝钗堂妹）都被安排住进大观园，其中以薛宝琴最得贾母宠爱。宝玉与众姐妹在大观园赏雪、烤鹿肉、作诗，一片欢乐。

第四一～六〇回

王熙凤小产，王夫人交代长媳李纨与女儿探春代替凤姐管事，并且嘱咐宝钗协助照应大观园。探春删减多项重复的开销，并且仿照管

家赖府花园的模式，将园内诸多农产作物包给婆子认养，宝钗进一步提议盈余分配制度，以服人心。

老太妃薨逝，贾母等必须入朝随祭，贾府少了“大人”监管，加上戏班遣散，许多戏伶被分配到大观园当丫鬟，大观园里出现不少风波。

第六一～八〇回

宁府贾敬过世（贾珍之父），丧礼期间，贾珍之妻尤氏接继母与继母的两个女儿（尤二姐与尤三姐）到宁府帮忙。

贾琏垂涎尤二姐的美色，在贾珍与贾蓉的协助下，瞒着熙凤与贾母等人，在府外另辟小公馆。尤三姐则钟情柳湘莲，原已赠佩剑为订的柳湘莲，得知尤三姐是宁府亲戚，由于宁府名声最坏，柳湘莲怀疑尤三姐的贞洁欲退婚，三姐用柳湘莲赠予的佩剑自刎，柳湘莲悔恨不已而出家。

贾琏偷纳妾的事败露，王熙凤趁贾琏远行，使计接尤二姐住进贾府，尤二姐的伙食很差，却无处申告，怀孕时误请庸医，流产后又被下人冷嘲热讽，最后被逼得走上绝路。

贾母八十大寿，贾府大摆宴席。贾琏私下请鸳鸯偷贾母的一箱金银给他典当应急，等收租后再赎回归还。邢夫人在大观园捡到绣有春宫图的香囊，王夫人震怒要求进行大搜索，查出是迎春（贾赦女儿）的大丫鬟司棋与表哥私会的定情物。

与贾家是多代世亲的甄家被抄家，贾府仍然歌舞升平，宁府贾珍中秋夜赏月时，听到祖祠传来叹气声。司棋与宝玉屋里的丫鬟晴雯、

芳官、四儿都被王夫人逐出，晴雯病逝，宝玉哀恸不已。

迎春出嫁，所嫁非人，夫婿赌色酒全沾。薛蟠娶妻，悍妻骄纵善妒，家里鸡犬不宁。

第八一～一〇〇回

黛玉做噩梦，梦到贾府要送她回南方婚配，梦中宝玉剖开胸膛要挖出心来送给她，黛玉梦醒咯血，同一夜宝玉也做噩梦说心痛。

元妃有恙，贾母等人入宫探视，相对垂泪。贾母背着宝玉跟薛姨妈提亲，薛姨妈与宝钗都同意这门婚事。薛蟠又打死了人，被送进大牢，薛姨妈拿出大把银两，想帮儿子摆平官司。

黛玉听到宝玉定亲的消息，开始自残绝食，后来得悉只是一场误会，又打消死意。贾母决定瞒着黛玉，早日为宝玉完婚。

甄家被抄后无力养众多下人，向贾府推荐家丁包勇。贾政收到黑函，说家族子弟贾芹在自己管理的尼姑庵里聚赌饮酒，贾政要大管家将贾芹与道姑们押回贾府，贾政无暇亲自处理，贾琏包庇，轻放贾芹。

宝玉所住的怡红院，花期错乱，海棠花提前盛开。接着宝玉从出生就一直佩戴的“宝玉”遗失，在贾府内外寻遍，均不见，宫里传来元妃薨逝的消息，王夫人长兄王子腾，原本要回京接任内阁大学士，却在途中病逝，坏消息接踵传来。

小丫鬟无心说出宝玉将娶宝钗，黛玉崩溃吐血，焚诗稿、诗帕。熙凤献策，要黛玉的丫鬟当婚礼的临时演员，扶着戴上盖头的宝钗，

让宝玉以为跟他拜堂的是黛玉。失玉后的宝玉已经痴傻昏聩，只能任众人摆布，娶亲当夜，黛玉含恨病逝。

第一〇一～一二〇回

贾政被外派到江西粮道，下人舞弊，他无力约束。继元春病逝，迎春出嫁，探春也远嫁海疆，“三春散去诸芳尽，各人须寻各自门”的预言逐渐成为现实，大观园人去楼空，渐有闹鬼妖的传言。贾政被参劾“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被降职调回京都。薛蟠妻金桂欲毒害妾香菱，未料作茧自缚，误饮砒霜暴毙。贾政返家后在荣府摆宴，锦衣军突然闯入，查抄荣、宁二府，并搜出熙凤放高利贷的证据（一叠抵押房地契与借据），贾赦、贾珍、贾蓉被押送官府，宁府全部家产都被没收，家奴被带走。

抄家罪状是“贾赦包揽词讼、贾珍强娶民女，以及牵连出来的重利盘剥”，贾赦、贾珍世袭的爵位被撤，被流放边疆。贾政查账才知道贾府早已寅吃卯粮，除非变卖家产，否则无力帮贾赦与贾珍筹盘缠。贾母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财产，分配给儿孙。

皇帝念贾政长年外任，未问治家不严之罪，宣布贾赦被撤除的爵位由贾政继承。迎春被夫婿虐待致死，贾母寿终归天，众人怨怼熙凤治丧不力，鸳鸯追随贾母于九泉，上吊自尽。

家奴勾结外贼，趁众人去城外送殡时抢劫贾府，被甄府荐来的家丁包勇以一当十，逐退盗贼，但是贾母房中剩余的珍宝仍被劫走。贾政之妾赵姨娘，于家庙中邪发狂暴毙。

熙凤也被邪魔缠身，前来荣府探望的刘姥姥，为熙凤念佛安神。熙凤把巧姐的终身大事托付给刘姥姥，随后熙凤病逝。甄家重被起

用，犹如孪生兄弟的贾宝玉与甄宝玉相见，但是甄宝玉心向文章、经济，贾宝玉认为他也是“禄蠹”之流而对他颇感失望。

宝玉旧病复发，癞和尚登门送还遗失的“宝玉”，宝玉病情好转，却因丫鬟一句话，勾起对黛玉的思念，又陷入昏迷。梦境中宝玉回到太虚幻境，见到已经过世的黛玉、秦可卿、尤三姐、鸳鸯等姐妹，但是这些姐妹对他并不理睬，宝玉重读金陵十二钗等册子，才顿悟世上一切情缘都是魔障，清醒之后，对姐妹们的态度转为冷淡。

贾政带贾蓉一起运送贾母、黛玉等多口灵柩回金陵与苏州，贾琏也启程远行探父病，宝玉、贾兰入考场应试。贾环、贾芸等不肖子孙，趁机与邢大舅（邢夫人的兄弟）、王仁（王熙凤的兄弟）勾结，哄骗邢夫人，要将巧姐嫁给外藩王爷。

其实外藩王爷只是要买几个使唤的女婢，平儿与王夫人获悉真相，但是无力阻拦，幸好此时刘姥姥四进荣国府，向王夫人献策，将巧姐扮成自己的外孙女，偷带到乡下躲藏。考试结束，贾兰回报宝玉失踪，众人哭倒。

发榜结果，叔侄同榜中举，皇帝得知宝玉是逝世的元妃胞弟，加上海疆平定，龙心大悦，因此大赦天下。贾赦、贾珍返乡，查抄的家产失而复得，荣、宁二公的爵位也被恢复。巧姐、平儿平安归来，贾琏怒斥奴仆未善尽职责，并与贾芸、王仁等断绝往来。

贾政送灵返乡的途中，见到已落发、着袈裟的宝玉，在一僧一道的陪同下，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向自己跪别，贾政追赶不及，才悟到宝玉生来奇异，原是神仙下凡历劫。

贾政归来，要家人不可再像以往散漫度日。被安排外嫁的袭人原欲寻死，但是与蒋玉菡成亲后，才从两条汗巾知道，宝玉心中早已为她与蒋牵起姻缘线。道士在青埂峰下又见到灵石，上面刻有诸多字，

历述曾经下凡的种种经历。道士抄录后，几经辗转，最后交由曹雪芹著书传世，是为《红楼梦》。

第一章　理账理债

贾政放任授权，烂账埋下福祸兴衰

从一碗红稻米粥，看到乌云渐掩、山雨欲来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过：“国家的崩坏，绝非一朝一夕。”贾府的倾覆，其实也早已种下败因。

贾府被抄，祸首是富过五代、家风腐败，但是抄家之前，贾府其实就已衰颓。衰颓的原因，曹雪芹在很多篇章都有暗喻，当家者轻视了一本账的警示作用。

每个国家、企业、家庭，都会有一本账，祸福兴衰都可以从简单的收支账看出端倪，但是贾府有当家权责的人，却完全放任，直到抄家后才去正视那本烂账。

贾府谁在当家呢？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贾府的人物关系。贾府是统称，其实又分成荣国府与宁国府，府名来自当年的两位开创者——荣国公与宁国公。

荣、宁二公是亲兄弟，曾帮皇帝开疆辟土，立下战功，被封为卫戍京城的将军。古今中外，只有最受皇帝信任的将军才会被指派守护京城，贾府五代风华，完全是受这二位先祖勋业的庇荫。

荣、宁二府就是荣、宁二公开枝散叶出来的两大房，“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可见势派之盛。《红楼梦》的主舞台在荣府，《红楼梦》拉开序幕时，荣府的大家长是贾母史太君（荣国公的儿

媳、贾府的第二代），贾母育有二子一女：贾赦、贾政（宝玉父亲）、贾敏（黛玉母亲）。

贾政太晚查账，只能急得跺脚

荣国公第三代的官位，是由长子贾赦世袭，贾赦不管家事，由于荣府未分家，因此，荣府是由弟弟贾政当家。

贾政自幼酷爱读书，在贾氏子孙中，他人品端直、个性严谨，可惜他无暇也不想把心思用在理家上，“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贾政将荣府的财政大权交给了侄子贾琏、侄媳王熙凤。

偏偏贾琏与王熙凤是一对“捞钱夫妻档”，贾琏是见了钱，“油锅里的还要捞出来花”，而王熙凤更是贪财，违法私放高利贷，可以说贾政是所托非人。

至于宁府，按辈分排序，应该也是由第三代的贾敬主管，但是贾敬一心只想求道成仙，早已搬到城外道观，因此，宁府是由贾敬的儿子贾珍当家，而且宁国公的官位也是由贾珍世袭。贾珍没有父亲管着，“哪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因此，荣、宁二府虽然看起来都有当家掌权者，但是就像外人形容的，“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

不管是大家族还是小家庭，不能只图眼前安逸，必须有人运筹谋划未来。但是要运筹谋划未来，必须先了解家里的一本账，贾政平日面对财务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请了安、磕了头，旁边站着。贾政说：‘你们是郝家庄的？’两个答应了一声。贾政也不往下问，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儿散了。”（第九十三回）

曹雪芹只轻描淡写了两句：“贾政也不往下问，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儿散了”，已经点出当家者的态度。如果贾政平时稍关心一下屯里地租的情况，应该能早些发现财源的宽紧，以及财务状况引发的种种弊端。

贾政是直到家被抄，先祖留下的两个世职被革去，贾赦、贾珍戴罪流放边疆，荣、宁二府的吃用都要由他来扛，无路可退了，才想到要查账。

查账的结果是贾政急得跺脚，“这还了得！我打量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经‘寅年用了卯年’的，还是这样装好看！竟把世职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有什么不败的呢！我如今要省俭起来，已是迟了”（第一〇六回）。

贾政接着查看花名册（家仆名册），发现人名与册子对不上，下人回答，“老爷几年不管家务事，哪里知道这些事呢？老爷只打量着册子上有这个名字就只有这一个人呢！不知道一个人手底下的亲戚们也有好几个，奴才还有奴才呢”。浮滥的人事开销，犹如椽桁中的蠹虫，早把贾府吃得外强中干了。

地租不稳，看天吃饭

当家的直到抄家后才知道只是虚名在外，反倒是外人冷眼看得明白，早在第二回，家奴周瑞的女婿冷子兴就形容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因为外人从收支差距，就能看出贾府正在坐吃山空。

贾府不经商，财源只有世俸与租金。世俸虽然有两份（荣国公与宁国公留下来的官俸），但是传到第五代，食指浩繁，俸禄恩赏应只是杯水车薪，贾府的主要收入是租金。

租金包括房租与地租，乡下的地租是看天的，旱灾、水灾、冰雹、蝗害，都会造成颗粒无收。第五十三回叙述岁末腊月，帮宁府管理庄地的庄头押运收成进京，呈上的清单乍看洋洋洒洒，列了几十样禽、畜、鱼鲜、杂粮，关键是只有“折银二千五百两”。从庄头口中得知荣府的庄地虽然更多，“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收入有限，支出却是无底洞，首先是固定开销的人事费用。荣、宁二府排场大，奴仆省不了，从黛玉初被接进荣府时，就可以看出阵仗。“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抬进府内、另换了四个眉目秀洁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

光守门传达的下人就有十几个，抬轿子的奴仆，还分成内外两批人马。荣、宁二府四百多人，奴仆至少大半，各房主仆都有固定月钱与年终压岁钱可领，庞大的人事开销，只有管账的王熙凤一个人清楚：贾府是“一日难似一日”。

固定的人事开销省不下来，空架子还是要摆出来，譬如贾府的红白大礼。有一回，贾琏又想偷当贾母的金银宝贝，但他必须先过贾母贴身大丫鬟鸳鸯这一关，贾琏跟鸳鸯解释的原因是，“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千两银子用……”（第七十二回）。从这段说词可以略窥贾府往来的红白礼，动辄都是数百两、上千两银子的手笔。

贾府应付往来的红白礼已经很惊人了，自家办红白事时，花钱更如流水。譬如，宁府秦可卿（贾珍的儿媳）早逝，她的丧礼是《红楼梦》的第一场，也是排场最豪盛的丧礼。

不讲水陆道场，光是一口罕见的铁网山出产的棺木就费银一千两，为求风光，让灵幡上的职衔够派头，贾珍又帮儿子贾蓉花一千两捐官。

还不了的债是为“孽债”

《红楼梦》十二金钗里个性最怯懦的贾迎春，因为父亲贾赦贪图孙家的“家资饶富”，被安排嫁给势利、凶蛮、酗酒的孙绍祖，最后被丈夫辱虐致死。

孙姑爷为何敢对迎春如此颐指气使？原来贾赦在这门婚事之前，曾跟孙绍祖借了五千两银子，迎春回娘家哭诉姑爷指着她骂，“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第八十回）

贾赦其实不是还不了这笔钱，锦衣军来抄家时，贾赦这一房被抄没的财产明细开出来，先不论珍玩、上等兽皮、缎匹等，光现金就有“潮银七千两、淡金一百五十二两、钱七千五百串”，这些金银足以还债。

原来迎春是妾生的，大太太邢夫人贪婪小气，“凡出入银钱，一经她的手，便克扣异常”，难怪贾赦要跟孙绍祖伸手，难怪邢夫人会坐视迎春被夫家冷嘲热讽。

贾母三位孙女，有两位早逝，但是贾元春是当上了贵妃，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死的，贾迎春却是出嫁才一年多，就被孙家折磨丧命。曹雪芹在第一〇九回的标题是“还孽债迎女返真元”，还不了的债称为“孽债”，迎春要用自己的一条命帮父亲偿债，可见曹雪芹笔下对于“孽债”寓意的深重。

家庭对于背负重债要谨慎，国家其实更要谨慎。目前世界上的债务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有相当比例是曹雪芹所谓的“孽债”，也就

是还不了的债。而这个巨大债台的支柱，被称为“信任”“信心”，偏偏信任与信心最是脆弱的。

当整个世界都站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债台上时，可以挽救的财政工具或货币工具都已快被用尽时，我们能做的是：当家的扛起当家该尽的职责，当家的要看好自家的一本账，甚至是看好国家的一本账。

特别是背有房贷、车贷、卡债的家庭，不仅要监控现金流出，更要为现金流入一旦断流做准备。

祸福无常，不是只有在《红楼梦》里才有，经历过风流云散的曹雪芹，在“一本账”上的笔墨用心，我们可看懂了吗?

第二章　风险意识

元妃早逝靠山倒，两代都未居安思危

两场托梦预警，月满则亏、荣华易逝

“如何让未来的生活变得很悲惨？”这是一次中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主题，很颠覆。毕业典礼的演讲，大多是正经八百，类似“如何迎接幸福未来？”这样助眠的主题，学子们通常是等到一阵掌声后才醒过来，很少有主讲者会引导学子“反着想”未来的人生。

这场演讲的主讲者是很善于逆向思考的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他是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最佳拍档。他认为，想要知道人生如何变幸福之前，应该先知道如何会变得悲惨。

危机经济学是先研究市场如何失败、为何失败等问题，与芒格提倡的“反着想”，有着同样的精神。

秦可卿提醒王熙凤，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是透过几位关键人物，提醒人们一定要“反着想”，在春风得意时要有危机意识。盛极必衰，不仅是《红楼梦》的核心精神，也是世间万物都逃不了的宿命。宁府第四代媳妇秦可卿（贾珍的儿媳）与荣府第三代媳妇王熙凤年龄相仿，但是按辈分，秦可卿要叫王熙凤婶娘。秦可卿过世当晚，到王熙凤梦中道别，“……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娘，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娘，别人未必中用”（第十三回）。

秦可卿未了的心愿为何不告诉别人而来托梦王熙凤？因为荣府的财务大权是在王熙凤手上的。

秦可卿接着提醒王熙凤，“……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秦可卿虽然已经过世，但念兹在兹，特来托梦，其实她是帮祖先们传话。我在第一章已点出王熙凤的地位，她虽然担任荣府的财务长，但是重要的决策还是要她的“老板们”说了算。

不过，因为实际经手财务，王熙凤最清楚贾府已外强中干，她的危机意识其实胜过她的几个“顶头上司”。可惜自古人皆爱喜鹊，不爱乌鸦，老人们尤其不喜欢听烦心事，王熙凤就算想要拿着大刀砍，开源节流，嘘声肯定比掌声多。

第五十五回叙述王熙凤小产，必须卧床静养，得力助手生病，王夫人赶紧抓守寡的长媳李纨与庶出的女儿探春帮她处理各种琐碎家

事，于是探春风风火火地整顿起贾府。王熙凤的大丫鬟平儿回报，探春果断裁减了好几项开销，王熙凤有感而发地说：“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

从这两句话可以知道，就算王熙凤要进行财务改革，如果没有上行下效，形成风气，她除了担心外人笑话、讥讽贾府学小人家要精打细算外，还得提防自家人抱怨其刻薄。

贾元春提醒史太君，荣华易尽、退步抽身

那么谁最能让贾府风行草偃，早一点儿“反着想”未来可能变悲惨的原因？我认为应首推贾母。

但是大家长贾母显然缺乏危机意识。第七十五回，王夫人来报告甄家被抄，贾母听了，虽然心中不太自在，结果她当时的反应竟是：“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

甄家与贾家是数代老亲，“从前一样功勋、一样世袭、一样起居”，甄家受到的荣宠应该更胜于贾家。在第十六回，贾府老奴赵嬷嬷就提过，江南甄家曾接御驾四次。

了解曹雪芹家世的读者就知道，《红楼梦》里的甄家，其实就是影射曹雪芹出身的曹家。曹雪芹祖上多人都担任过江宁织造，负责为皇室采买、制造缎匹。

第五十六回提到，江南甄府家眷进宫朝贺，先遣人来贾府送礼请安，礼单上列的有：“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宫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

礼单清一色都是上用缎匹织物，间接说明《红楼梦》里的甄家与曹雪芹的曹家，做的都是织造的行当。甄家在《红楼梦》里的兴衰演变，其实是为贾府做“预演彩排”。

贾母没想到，接驾四次的甄家仍然会被抄家。时常往来的世家遭大难，身为大家长的贾母却没有物伤其类的危机意识，只关心自家怎么欢度中秋，在大观园的哪一处亭阁赏月最好。

曹雪芹刻意写出贾母听到甄家被抄家消息的反应，已隐喻贾母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自然不会有危机管理的念头。第一次秦可卿托梦提醒王熙凤，没有扭转危亡的家运，作者又安排第二次托梦提醒贾母，这次是让级别更高的元妃登场。

第八十六回叙述贾母闭眼就梦到孙女元妃。因为元妃去年曾病了一回，家人得知贾母梦境不免担心，赶紧向宫中打听，结果一切安好。

过两天贾母又梦到元妃，这次的梦境更是历历在目，贾母清楚记得，“元妃还和我说是：‘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

因为贾母当时身子不好，因此，众人都把贾母几次的梦境当成“有年纪的人思前想后的心事”。而且后来宫中虽有贵妃薨逝，但不是元妃，贾母自然没再把孙女的提醒当回事。

但是从曹雪芹安排元妃托梦贾母，而非父亲贾政，或是母亲王夫人，也意味着，力挽狂澜的最后机会是在贾母身上。如果贾母能从“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这么清晰的一句梦话里产生危机意识，贾府受到抄家大祸的伤害或许可以减轻。

年高识深的贾母应该要比子孙更懂得，从荣宁二公到贾蓉、贾兰、巧姐这一代，五代的荣华，原本就维系不易。孙女元妃又数度梦中提醒，直到此时，这位大家长还是没有赶紧“反着想”，提前打算。

贾母其实早就知道贾府“外头好看，里头空虚”，但是仍任由子孙把排场搞得“轰轰烈烈”，乐得不管，只是“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直到家运败坏到不可收拾，才愧疚无颜见地下祖宗。

很多老人家就像王维诗中描述的那样，“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但是不关心的结果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常发于至微，而终成大

患”。

靠山给的幸福，不是真幸福

为什么从贾母到贾政、王夫人，两代都缺乏危机意识？因为没有想到最大的靠山，也就是年纪轻轻的元妃竟然会早逝。

第一章提到，贾府不经商，主要收入是地租。地租比祖上少一半，开销却比祖上多了十倍。这么大的财务缺口，贾府却能够维持空架子，部分原因就是有元妃这位大靠山。

贾府原本就有世袭官职可以倚靠，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府跟皇家结成亲家，贾府子孙更是鸡犬升天、有恃无恐。

从贾琏陪黛玉送林如海的灵柩返家，妻子王熙凤笑说："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可知贾府众人已经以皇亲国戚自居了。

元妃就像是贾府开出来的一张空白支票，不管数字填多少都能借到钱。因为大家都相信有这位受宠的贵妃在宫中，家库通皇库，"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东西分了一半子给娘家"（第八十三回）。

大家都不会料到，这张"空白支票"竟然会这么快就跳票了，元妃归天，外界给贾府的信任与来自皇室的庇佑，当然也跟着消失。其实元妃的父亲贾政之前已经从一件贡品参到"树倒猢狲散"的禅机。

一日，有人来贾府兜售可作为进贡的宝贝，其中一颗光华耀眼的珠子，名为"母珠"。这颗母珠的神奇之处是可以把同一个盘子里的其他小珠子吸过来，"滴溜滴溜的都滚到大珠子身边"。

贾政从这颗母珠参悟到，“天下事都是一个样的理哟。比如方才那珠子，那颗大的，就像有福气的人似的，那些小的，都托赖着他的灵气护庇着”（第九十二回）。

元妃就像是那颗有福气、有灵气的“母珠”，贾府众人都靠着她庇护。贾政虽然知道，“要是那大的没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没有收揽了”。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早，女儿无法福寿双全，多福却短寿，“痰厥，存年三十一岁”。

更没料到的危机是：六亲同运。元妃骤逝，王夫人与薛姨妈的哥哥王子腾，原本要进京拜相，接任内阁大学士，没想到离京城只剩二百里路，竟然染风寒，误用药，因此一命呜呼。

金陵城有四大豪门世家——贾、史、王、薛，彼此都有姻亲关系，当然彼此也互为奥援。贾母史太君的娘家就是四大豪门中的史家，史家的“虚架子”早已经塌了。现在贾家失势，王子腾又魂断途中，薛姨妈期待这些靠山能帮不肖子开脱死罪的盘算，就像“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

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因为打死人，吃上人命官司，被关在大牢。为了这场官司，薛家不知花了多少银两，伙计也趁机捞钱，原本的产业，不是变卖，就是赔本收了。

四大家族叱咤风云时，一荣俱荣，遭祸落难时，一损俱损，简直就像赤壁之战中的“火烧连环船”，遇到火大风疾，绑在一起的战船，片刻就烧了个精光。

这也是曹雪芹为何要在很多章回，一再地提醒：只要是别人给的幸福，就不是真幸福。他用自家先盛后衰的亲身经历提醒世人：“转瞬荣枯，真似春云秋叶”，荣光越盛，越该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

无法提醒“黑天鹅事件”的类型，一定要预想其后果

甄府为贾府预演了“黑天鹅事件”，贾母、贾政还是没料到被御史弹劾的抄家大祸会落在自家头上。

“黑天鹅事件”可以被定义为最不可能发生，但最后发生的危机。“黑天鹅事件”不会只出现在小说里，我们无法预测“黑天鹅事件”的类型，但是一定要预想“黑天鹅事件”的后果。

1912年，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梦幻之舟”，在一片欢呼声中启航。这艘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巨轮，还是由最优秀的船长掌舵。

“梦幻之舟”的原始设计目标是，即使正面撞上冰山，它也不会沉没。谁料到，最致命的敌人却是从侧面来袭，“梦幻之舟”的船侧被冰山狠狠地“开膛破肚”，最后永远沉没在大西洋。

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这艘梦幻之舟就是“泰坦尼克号”，让它第一次出航就致命的“黑天鹅事件”，其实是航道上经常出现的冰山。每年有上千座冰山从格陵兰的冰原往南漂流，在泰坦尼克号之前，少有冰山酿成的重大船难，而且在北大西洋航道上往来的商旅早就见惯了冰山。

但是惯性往往会闯大祸，这位过去从未见过或经历过船难的船长，创下了最大的海难纪录。泰坦尼克号给世人的启示是：即使猜不到“黑天鹅事件”会如何发生，但是一定要先想一想，如果“黑天鹅事件”发生，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旦登到船上，乘客就该想到：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船难，他们遇到的最大灾祸就是沉船。从船长到乘客，都该有的危机意识是：如果真的沉船了，该怎么办?

泰坦尼克号却从没有把沉船危机放在心上。泰坦尼克号事发前依靠的是自认为“永不沉没”的设计，事发后依靠的是附近可能会来援救的船只，就是没有想到自己船上应该事先准备足够的救生艇备用。

这跟贾府上上下下，只想靠祖宗庇荫、贵妃荣宠、世家老亲相扶相帮的心态完全相同，他们都没有想过，当好运用完时，会是怎样的光景。

贾府与泰坦尼克号犯的共同大错是缺乏危机意识，未做危机准备。曹雪芹语重心长，其实是想提醒读者，身为一家之主，是不是该有危机意识?是不是该为危机做好准备?而贾府在危机过后，一夕变穷。

系统风险与人身风险，会造成一夕变穷

一夕变穷，不只是发生在《红楼梦》中，中产家庭也会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有两种“黑天鹅事件”会让一般家庭受到重创，一种是系统风险，另一种是人身风险。

系统风险，是一种财务学用语，是不管有没有投资，所有资产、所有族群都会受到重创。

更严重的系统风险，不只局限在一个国家，而是区域性的、全球性的，譬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下一个全球性的系统风险，是市场最担心的债市泡沫破裂。

债市泡沫破裂，比股市泡沫破裂还可怕。以往接触债券资产的只限大户，近年来由低利到负利，散户也通过各种渠道成为债券直接、间接的投资者。

一旦午夜钟声响起，马车会变回南瓜，重债国家、重债企业、重债家庭、拥有高比例债券相关资产的投资者，尤其要提防债市破裂引发的系统风险。

除了系统风险之外，第二个使家庭受到重创的是人身风险，这包括病、残、老、死，要提醒的是，这四大风险不一定是按从年轻到年老的时间顺序来的。

远的不提，2014年的高雄燃气爆炸事件，2015年的八仙粉尘爆炸事故，2016年的维冠金龙大楼倒塌，这些对于受难的家庭来说，都是怎么也想不到的“黑天鹅事件”，而且很多是年轻的生命。

在人生的漫长航道上，突然矗立起一座“冰山”时，我们为自己、为家人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扛家计的人走得太早或家人病残得太重，这个家庭会不会受到重创甚至破裂？这些问题，都是我在读《红楼梦》时反复思考的。

《红楼梦》毕竟是一本小说，情节是虚构的，《我们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一书描述的情境则是真实的。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其作者，也是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在9·11事件发生时的反应。

当时人在瑞士的格林斯潘，与坐镇美联储的副主席通电话，两人逐项讨论“危机管理检查表”，确定这个突发的变局是否在掌控中。

9·11事件，是自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美国首次遭受的攻击。格林斯潘立刻先设想最坏的可能是金融体系瓦解、电子支付系统瘫痪，美国与全球经济崩溃。

从美联储的反应可知，他们平常就已沙盘推演各种“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如核攻击，并且有一张危机管理的核对表。当“黑天鹅事件”真的出现时，他们才能临危不乱，正确应对。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花很多时间设想危机的发生，以及危机发生时的应对对策。

我们不是央行的掌舵者，也不是企业家，但即使只是管理一个家庭，是否也应该在安稳的时期，先花点儿时间想一想，拟一张“家庭危机管理检查表”？

如果平日没有预演可能的危机，一旦危机发生，就只能靠直觉反应，而直觉往往最误事。如果拟过“家庭危机管理检查表”，即使这张核对表不详尽，但全家一起想各种危机的可能与危机发生时的应对对

策，都会让危机意识内化成一种家庭文化。居安思危，是曹雪芹教的，也是我在《红楼梦》中学到的人生智慧。

第三章　风险管理

可卿谆谆提对策，家长要为子孙留退路

先往最坏的地方想，才能常保安康

《道德经》与《红楼梦》有什么不同？《道德经》不是理财书，但《红楼梦》可以看成理财书，我想很多文学家会不同意，且听我慢慢讲来。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点出祸福相倚，当人感到幸福满盈时，灾祸已经蹲在一边等着了，老子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要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

但是《道德经》只点出了风险意识，没有提到风险管理，因此《道德经》是哲学书，不是理财书。

《红楼梦》既点出了风险意识，还巨细无遗地说了风险管理、风险对策，提示要做哪些财务安排，而不只是预告危机、风险，这是我认为《红楼梦》不只是一本文学书，还是一本理财书的最主要原因。

秦可卿对策有二：一是祖坟，二是家塾

在前一章已经提到，秦可卿言之谆谆，托梦提醒王熙凤，务必要提防“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的发生。

忠言难免逆耳，但是王熙凤也知道秦可卿的顾虑是对的，她赶紧请教永保安康之道。秦可卿笑婶娘太痴，因为自古没有“永”保之道，顶多是“常”保之道。

秦可卿提示家族财富常保的原则就是“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用白话文解释就是繁荣时就要做好衰退的准备。这个原则与春秋时代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计然所说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货殖列传》）如出一辙。

把计然与曹雪芹的话真正听进去，并且身体力行，不仅能“常保安康”，还能成就大事业。李嘉诚一生奉行的就是“旱时，要备船以待涝；涝时，要备车以待旱”的原则。

不过，曹雪芹还不只是提示原则，他通过秦可卿详细擘画了执行方案，第一个是针对祖坟，第二个是针对家塾，因为梦中秦可卿最担心的，就是未来家败之后，维系这两个地方的财源会出问题。

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第十三回）

乍看到这一段文字时，我们会不免疑惑，贾府祖坟，虽是四时祭祀，但是祭祀花费终有限度，贾府家塾，属于义学性质，主要是由族

中当官的人来资助，就算未来官职被撤，家塾应该也不至于难以为继。

但是秦可卿最关心的，以及提出的财务安排，都集中在这两项。秦可卿的提示是，“莫若依我定见，赶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

第四章　俭朿家风

贾母不教儿孙，骄奢家风惹祸

骄由奢起、祸由奢生，勤俭家风才能远罪丰家

元旦这一天，最适宜写下新年心愿。英国知名作家彼得·梅尔（Peter Mayle）在《有关品味》（*ExpensiveHabits*）一书中，曾公布他的新年三愿，他的新年三愿内容，其实年年都一样。

第一愿是不参加跨年狂欢，第二愿是元旦时试穿一条平日不穿的旧长裤，第三愿是早餐前绝不喝酒。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愿，梅尔为何要找出平日不穿的旧长裤？因为他要把这条裤子当作一个标杆，看看自己身材有没有走样。如果裤子穿不下、拉链拉不上了，梅尔就会开始少吃点面包，让身材逐渐恢复原样。

已进入不逾矩之年的梅尔自豪地说，他的身材从三十岁以来一直都没走样，还特别抬出他的裁缝师，为他做证。

家风就如同身材，稍不节制就会走样

梅尔新年试穿旧裤子的习惯，其实很有哲学意味，其中的精神不仅可以用来控制身材，还能用来约束家风。因为家风与身材的本质很像，一不节制，就容易失控走样，所以要有一个明确的标杆，年年提醒。

从荣、宁二公九死一生攒下家业开始，贾府富贵已历百年，家风早已由俭入奢。贾府家长显然没有在新年试穿一条“旧裤子”的习惯，没有用某种仪式、事物、家规来提醒子孙：不可骄奢怠惰，要缅怀祖宗，了解开创维艰。

梅尔的新年仪式是试穿旧裤子，贾府的新年又是怎么过的呢？第五十三回完整记录了贾府从腊月到元宵节是怎么过的，特别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年酒、戏酒接连不辍，贾府的新年可以总括成一句话，“笙歌聒耳，锦绣盈眸”。

就以初一来说，贾母等人要先进宫朝贺，接着回府祭祖，剩下的时间，“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随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赶围棋摸牌作戏”（第五十三回）。

只看开年第一天的表现，或许对贾母等长辈不公平，但是整本《红楼梦》翻来覆去地看，我也没找到贾母等长辈们在另外的三百六十四天中，曾努力地耳提面命，带头约束家风。

贾府的家风如何呢？先听听外面的评价。家奴周瑞家的（周瑞的妻子）把外人对贾府的形容，说给主子王熙凤听，“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说，就是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儿不动的，喝酒下棋，弹琴

画画，横竖有人伏侍呢，单管穿罗罩纱；吃的带的，都是人家不认得的……”（第八十三回）

所谓“屋里使唤的姑娘们”，就是譬如宝玉屋里的袭人、贾母屋里的鸳鸯等，外人的印象是，这些屋里使唤的姑娘也有专人服侍，能穿罗罩纱，她们负责陪主子琴棋书画就好。

封建社会的豪门奴仆也有阶级之分，侍女又分贴身的与粗使的，贴身丫鬟、领头丫鬟只需要服侍主子，粗重杂活则是交给粗使丫鬟，因此“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儿不动的”。但是丫鬟众多，并不仅限于贾府，不能用来判断贾府家风骄奢。

倒是从周瑞家的接着转述的一段歌谣，可以看到贾府家风的影子，“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总是一场空”。我在第一章曾举宝玉“要五毛，给一块”的例子，可以看到父亲贾政对于钱财之事完全不上心，儿子当然也就不知金银轻重，再加上贾宝玉一向厌恶文章、经济，当然会视“金银财宝如粪土”。

但是子孙不知货币价值，或只知绫罗绸缎、饫甘餍肥，倒不会动摇豪门根本，贾府最大的问题是家风败坏。

骄奢淫逸，抄家祸首

家风败坏，在第四回中就已见端倪。薛姨妈带着儿子薛蟠、女儿宝钗进京，王夫人当然期待与妹妹一家人能住在一起相互陪伴，姐夫贾政也认为："姨太太已有了年纪，外甥年轻不知庶务，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咱们东南角上梨香院那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叫人请了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

薛蟠担心搬进贾府，会被严厉的姨父贾政所拘束，而且薛家在京原本就有房产，便打算等自家院落打扫完毕后就搬过去。

"谁知自来此间，住了不上一月，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第四回）

薛大公子虽然是纨绔子弟，"性情奢侈，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但是一住进贾府，竟然被带得"比当日更坏了十倍"。显然贾府家风不只骄奢，还早已败坏，特别是宁府风气最坏。

坏到什么程度呢？唱戏的柳湘莲想打听他的婚配对象是什么来历，当从宝玉口中得知，原来是宁府贾珍的小姨子时，柳湘莲听了忍不住跺脚说，"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第六十六回）

东府就是宁府，风气会坏到只有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清白的，应该与家中无大人约束有关。因为宁府第三代的贾敬，早已搬到城外

道观，只关心烧丹炼汞能不能成功，任由儿子贾珍聚赌、嫖娼。贾珍甚至与儿媳有乱伦之嫌，上行下效的结果是，东府风气最坏。

贾府被抄家，其中有两项罪名皆祸起贾珍，“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还有“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第二个罪名其实是冤枉了贾珍，应该算到贾琏头上，而且既未强占民妻为妾（尤二姐做妾，是你情我愿的），也未凌逼致死（尤三姐是被怀疑清白而自刎的）。

但不论黑白曲直，若不是贾珍、贾琏这对堂兄弟饱暖思淫欲，御史恐怕也无法捕风捉影。荣府被抄的祸首则是贾赦，罪名是“交通外官，恃强凌弱”。贾赦曾经被贾母数落爱纳妾，“官儿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后来又任由逢迎拍马的官吏帮他强索百姓的珍藏品，于是他才被御史参上一本致罪。

贾政长年外派，无暇严管家风

令人好奇的是，在第三十三回，贾政把宝玉往死里打，可以看到贾政对于不肖子孙的严管，为何贾政无法端正两府的家风呢?

从妹婿林如海（黛玉父亲）对贾政的形容，“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第三回），得知荣、宁二府中，人品最端正的长辈应属贾政。

贾政没有得到世袭官位，但是因为忠勤任事，颇受朝廷重用，先后当过学差、工部郎中与粮道，贾府子弟的种种劣迹，几乎都是在贾政外放任官时出现的（贾政在第三十七回就被外派学差，直到第七十一回才回京复命）。

后来，贾政又被派到江西，等到贾政被降职调回京城，听到种种风声，把贾珍、贾琏叫来，告诫这两个侄子要诸事谨慎时，已经太迟了。贾政长年外派，能够约束贾府风气的长辈也只剩贾母。

但是贾母没有像梅尔一样有新年穿旧裤子的习惯，年年约束子孙，等到抄家之后，才后悔向天祝祷，“必是后辈儿孙骄奢淫逸，暴殄天物，以致阖府抄检”（第一○六回）。从这句话里知道，贾母立刻找到贾府引来抄家大祸的原因：骄奢淫逸。

她也知道，身为大家长，家风败坏，起于不教儿孙，“现在儿孙监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儿孙，所以至此”（第一○六回）。这时贾母只能祈求用自己剩下的阳寿，换得皇天宽免儿孙之罪，读来令人不忍。

贾母不教儿孙，晚年面临巨祸

从服侍过贾府祖上的家奴赖嬷嬷与贾宝玉的一段话中得知，贾府早年家风严谨，长辈教子如审贼，贾政年幼时也被狠打过，“当日老爷小时，你爷爷那个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还有东府里你珍大哥哥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

第三十三回，贾政杖责宝玉，虽然是冤枉了他，而赖嬷嬷对着宝玉说，“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护在头里”，也隐喻贾母没有严管子孙，日后贾赦、贾珍、王熙凤闯下大祸，难怪贾母会后悔“不教儿孙，所以至此”。

其实，贾府遵循儒家的长幼有序，对于长上相当尊重。譬如，宝玉骑马若经过父亲贾政的书房前，无论贾政是否在书房里，都必须下马步行。还有服侍过父母的家奴，“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像是赖嬷嬷在座时，尤氏、凤姐等就只能站着了。

而且贾母待人宽厚，譬如第二十九回，贾府众女眷到道观看戏，一个小道士来不及躲藏，被王熙凤当场赏了个耳光，贾母特别嘱咐不可吓着这种“小门小户的孩子”，还交代贾珍要打赏几个小钱。

但是贾母容易被蒙在鼓里，譬如第八十一回，宝玉心疼堂姐迎春被夫婿虐待，王夫人特别交代宝玉，“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

第九十五回，宝玉的通灵玉不见了，众人也是不敢让贾母知道，直到贾母亲自探视，发现爱孙神魂失散，追问之下，王夫人只好据实

禀报。

人是报喜不报忧，儿孙淫逸，当然更不愿意让贾母知道，但是儿孙很多的荒唐行为，贾母其实难辞其咎。侄子贾珍，或许可说不是本房，而且是另住宁府。但是长子贾赦强取豪夺，孙子贾琏偷情好色，可都是在贾母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第一〇七回，北静王转述皇上意旨，“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显然连皇上都知道，贾府治家不正之罪，不应苛责长年在外的贾政，那么谁还有权、有责，端正家风、教导儿孙呢？当然是抄家祸后跪地求天宽恕的贾母。

皇恩难永锡，恩赐难久远

春祭恩赏，是皇上赏赐给世袭爵位与官位人家的“年终奖赏”，数额不多，象征性大于实质性，所以贾珍才会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办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哪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锡福’……”

下一幕就是儿子贾蓉捧了一个黄布口袋进来，黄布口袋上面有封条，封条上面写着“‘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法，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

曹雪芹将镜头拉近到这个黄布袋子的封条上，实有深意，因为封条上有几个字很是关键，就是“皇恩永锡”“恩赐永远”。

黄色是皇室的专用色，黄布口袋就像皇室赏的“压岁钱”，放在供桌上祭祖，比堆出再多的金银财宝都体面，因为这是贾府的荣耀。但是黄布口袋上的“皇恩永锡”“恩赐永远”这几个小字，使贾府子孙认为可以永久享有这份世袭荣宠，最终反而成为贾府的魔咒。而且这个魔咒早已深植到贾府子孙的意识中。中秋夜，贾母领着众人在大观园赏月，大家行令作诗，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贾环，想要炫耀领赏，也做了一首绝句，作诗的功力虽然有长进，父亲贾政看了却不太高兴，因为“词句中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第七十五回）。

但是大伯父贾赦看了不断赞赏，而且还说：“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必寒窗萤火，只要读些书，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贾赦不但赞赏

侄子贾环的诗风缥缈，而且还借机暗讽了弟弟贾政读书读过头了，是个“书呆子”。

更重要的是，贾赦接下来对贾环说的话，“以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袭了”。先撇开世袭的资格不论，爵位如果世袭到下一代，居长的贾宝玉，应该比居次、庶出的贾环更有资格，而且从贾赦的这段话可以略知贾府子孙的心态。

贾赦认为贾府子弟根本不必苦读书，靠着世袭就能做官，“何必多费了工夫”。不必努力也能代代继承的世袭制度，让子孙开始怠惰，难怪贾府世袭到第三代时，家运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世袭形同魔咒。

而且贾赦笃定“皇恩永锡”，世袭可以永远延续，因此跟侄儿说，“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没想到皇恩可以赏赐，也可收回，两个官位世袭后来都被取消了。

林则徐只留薄产与名声

曹雪芹用一个黄布袋，隐喻世袭来的官位或财富其实是不劳而获，会让子孙渐渐丧失上进的动力，最后反而导致贫穷。所以爱之适足以害之。

有一年，我到澳门旅行，专程去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据说这位令人敬重的清末禁烟大臣留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林则徐对子孙继承财产的态度是，“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总之，不用费心留财产给子孙，但是林则徐留给子孙的是更宝贵的无形财产，代代相传。

可惜我绕了两圈纪念馆，没找到这副对联，但也让我有个理由，日后若去林则徐老家福州的林文忠公祠瞻仰时，可以再找一找。

不过，我在《清稗类钞》中读到这么一段，“曾文正尝致其弟忠襄公国荃书云：‘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钱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产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这一段讲的是，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提到，听说林则徐分家产，三个儿子只各得铜钱六千串，曾国藩感叹林则徐当了二十年的封疆大吏，家产却如此微薄，期许自己与弟弟都能效法林则徐。

显然主张不留财给子孙的林则徐，还是留了一点薄产给儿子们。阅此不禁感慨，虽然曹雪芹隐喻世袭官位对于子孙的贻害，但是如果

一点儿财产也不留，对于完全没有谋生能力的子女，也会造成伤害。

贾赦、贾珍受创最重，隐含因果报应

贾府抄家当天，两个世袭官职立刻被革除，贾赦、贾珍、贾蓉、贾琏当场被收押送进官府。贾赦罪名是“交通外官，恃强凌弱，包揽词讼”，贾珍罪名是“引诱世家子弟赌博……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贾琏罪名是“盘剥重利”。

抄家场景虽然是在荣府，但是同时被抄的宁府最惨，因为素日与贾府交好的两位王爷，当时坐镇在荣府，没人照看宁府，衙役们当然是卯起劲儿来捆人、摔砸。

荣府贾赦这一房，被抄个精光，贾赦妻子邢夫人的感受最深，“众人皆不敢走散，独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见门全封锁了，丫头老婆也锁在几间屋里，无处可走，便放声大哭起来”（第一○五回）。

房舍被查封，下人、奴仆全被充公，丈夫贾赦与儿子贾琏都被抓走了，媳妇王熙凤病危，出嫁的女儿迎春正在受苦，邢夫人是“现在身无所归，哪里止得住悲痛？”

宁府家风最坏，荣府则是长房贾赦、贾琏父子恣性妄为，所以抄家受创最深的就是这两支。曹雪芹所安排的情节，其实已有因果报应的意味。

贾府三代男丁入狱，独贾政幸免

更值得深思的是，抄家时，贾府有官衔的男丁都入了牢狱，作者却让贾政得以幸免。贾政其实也有危机上身，亲友来探望时便说起，“如今虽说没有动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来，好些不便呢”（第一○六回）。

因为贾政外放时，管不住奴才，亲友跟贾政转述传言，“只听得外头人说你在粮道任上，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钱”。贾政听亲友问起，急得对天发誓。

自律严谨的贾政，当然不会动歪念，而且别人是当官发财，贾政是当官破财，王夫人就跟侄子贾琏抱怨过，“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第一○三回）。

虽然贾政之前已经被御史参了一本，罪名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所以才被连降三级，调职回京，但是若让皇上再起疑心，贾政也难逃牢狱之灾，可是荣、宁二府，唯独贾政全身而退。

《红楼梦》的解释是，两位王爷觐见皇上时，把贾政的“惧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语”翔实禀报，皇帝听了甚为悯恤，并且想起过世未久的贾妃，“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所封家产，唯将贾赦的入官，余俱给还，并传旨令尽心供职”（第一○六回）。

贾政不但保住了乌纱帽，自己这一房被封的家产也被发还，后来贾宝玉、贾兰中举，皇帝恢复贾府的两个世职，原先荣府由贾赦世袭的那一个官职，也改由贾政世袭。

为何曹雪芹安排贾政最蒙圣恩？因为相较贾赦、贾珍等子孙的骄奢，贾政一向兢兢业业，人品端方，居官勤慎。贾政最蒙圣恩，其实是昭彰天理，也因为有这样的中流砥柱把持，贾府才能迎来日后的复兴。

还有贾政的孙子贾兰，没有贾府其他子孙锦衣纨**绔**的习气，在寡母李纨的教诲下，专心攻读科举。譬如贾母过世时，贾兰守灵之余，还把抓住片刻时间温书，“我这几天总没有摸摸书本儿。今儿爷爷叫我家里睡，我喜欢的很，要理个一两本书才好，别等脱了孝再都忘了”（第一一○回）。

守在一旁的众人不禁夸赞，“好哥儿！怎么这点年纪，得了空儿就想到书上？不像宝二爷娶了亲的人还是那么孩子气……”贾兰的孜孜不倦，正应了宝玉日后的预言，贾兰将让母亲“戴凤冠穿霞帔”，这可是受到皇帝诰封的命妇，才能得享的装束与荣耀。

抄家后，贾政官复原职，并且取代长兄继承世袭；孙子贾兰初次应试，就高中举人。相较也曾遭受抄家之祸的曹雪芹，曹府四代荣显，抄家后却未能重振，因此曹雪芹安排让贾府中兴。

不只精简人事，更要整顿人心

我想，曹雪芹要彰显的是“天道酬勤”，第一个“勤”是贾政与贾兰的勤勉，第二个“勤”则是勤俭。

贾府享荣华百年，离勤俭二字已远。其实贾府也曾想要由奢返俭、节省开支，先是王熙凤，后是贾探春。王熙凤做后的结果是招人怨恨，从王熙凤与平儿的谈话中就可以知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第五十五回）。

因此王熙凤再怎么“脸酸心硬”，也只能适可而止。三小姐贾探春虽然风风火火地“蠲”（除去）了不少开销，但毕竟只是王熙凤养病时的职务代理人，出嫁后对贾府家事也无从置喙。

因此，贾府由俭入奢的习气，即使经历抄家大祸，仍然未除，第一〇八回写道，“近来因被抄以后，诸事运用不来，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头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了的，如今较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绝”。

显然人事大精简，但是人心并未“大改革”，一场抄家巨变，并没有让贾府汲取教训。

而且贾府的一本烂账也尚未清查。清客程日兴就建议贾政，“老世翁若要安顿家事，除非传那些管事的来，派一个心腹人各处去清查清查：该去的去，该留的留；有了亏空，着在经手的身上赔补，这就有了数儿了”（第一一四回）。

但是素来不大理家事的贾政，就算想亲自查账，“有的没的，我还摸不着呢……册子上的产业，若是实有还好，生怕有名无实了”。

显然，贾府的人心与财务，都需要改革整顿，但是改革整顿，一定要上行下效，由大家长带头做起。

贾政送贾母灵柩回金陵后返家，贾赦、贾珍也都获赦回乡，当家人齐聚，王夫人等想起宝玉出家，又开始伤心时，贾政喝住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第一二○回）。

这番话，对贾府子孙来说，过去应是马耳东风，但是此番历劫团聚，开始修身悔过，应该都能铭记在心。过去贾府上下绕着贾宝玉这块来自仙界的“灵石”打转，或是哄着贾母粉饰太平，现在宝玉出家、贾母过世，贾政担任大家长的时代来临。

贾政接着吩咐王夫人，“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第一章曾提到贾府一本大烂账，除了贾政是状况外，理应扮演贤内助的王夫人也难辞其咎。现在贾政当着众人再明确吩咐，男主外、女主内，断不可再像从前一样散漫。

理好人心，才能理到真财富

我们看到未来的贾府，王夫人要正式扛起理家大任，而且王夫人有两位勤俭的媳妇襄助，大媳妇李纨温厚服人心，二媳妇薛宝钗简朴寡欲，又懂如何管理人事和经济，这才是贾府未来能够改革成功、家道中兴的重要基石。

李纨温厚，在下人眼中，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人”，从薛姨妈口中，更说出好人出头的天理，“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第一二○回）。

贾母过世，贾府筹办后事时，由于抄家后手头窘紧，没有贾母当后盾的王熙凤，根本使唤不动下人，反被众人怨怼，只有李纨看出王熙凤的苦处。

李纨服人心，她把她这一房的下人喊来，“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儿，也糟蹋起琏二奶奶来……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就插个手儿，也未为不可。这也是公事，大家都该出力的”（第一一○回）。

宝钗的简朴寡欲，在贾母带着刘姥姥参观蘅芜院时，可以感受到。“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四十回）

而且宝钗更胜王熙凤与李纨的是，宝钗懂管理、懂经济，第五十六回的标题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曹雪芹已经清楚点出。

这一回讲的是宝钗受王夫人托付，协助探春、李纨管理大观园，探春虽然想出兴利除弊的方法，但是宝钗更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考虑利益心与荣誉心，让管理园子的婆子们心服口服。

因此在最后一回，贾雨村问甄士隐，贾府还能复兴吗？甄士隐道："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红楼梦》的结局，赏善罚恶，让勤勉的人、勤俭的人，都能出头。贾府未来当家的是贾政、李纨、宝钗、平儿、贾兰这些"善者"；退隐悔祸的是贾赦、贾珍、贾琏、贾环等"恶者"；善者修缘、恶者悔祸，贾府才能建立新家风。

有了这个新家风，等到将来"兰桂齐芳"，也就是贾兰与贾宝玉的孩子飞黄腾达时，贾府子孙才不会重蹈覆辙。

骄奢淫逸，让贾府一败涂地；勤勉勤俭，让贾府再度中兴。世人看待理财，只窄化到财富增长，其实理财之道要先理"人"，理好人心、人品，之后理到的财富，才是真财富，家道才能长久殷实，这也是我在《红楼梦》读到的一种很深层的财富智慧。

家道中兴，要靠善者修缘、恶者悔祸

曹雪芹想得周全，荣府长房与二房未分家，只有贾政这一房有一堆的“好人”也不行。曹雪芹还安排长房的一位好人也出了头，才有助于改善荣府整体风气，这位好人就是平儿，也是贾府心地宽厚的人物。

话说众姐妹在大观园大啖螃蟹宴时，李纨在平儿身上摸到一串钥匙，李纨这样说，“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这么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做什么？”（第三十九回）

王熙凤掌管荣府财务大权，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从李纨的这段话可以知悉平儿受王熙凤倚重的程度。但可贵的是，平儿完全不会仗着主子狐假虎威。

譬如当大观园发生一连串窃盗之事时，王熙凤正卧病在床，平儿凭智慧断冤案，并且主张，“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

贾琏瞒着王熙凤偷娶尤二姐，结果尤二姐被王熙凤用计逼到吞金自尽，贾琏跟王熙凤要不到钱处理后事，平儿偷了一包碎银子暗助；王熙凤身后凄凉，多年积攒全被充公，贾琏无力帮王熙凤张罗后事，也是靠平儿拿自己没被官府抄走的私房钱办的。

更重要的是，平儿在贾府一团混乱时，勇敢地救了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贾府的不肖子孙贾环等人，趁着贾政送贾母灵柩返乡，贾赦、

贾珍谪放，贾琏远赴边境探父病，贾宝玉、贾兰应试的空当，也就是家里没大人也没男人时，竟然打算把巧姐卖给外藩王爷，去当“使唤的女人”。

幸好平儿在刘姥姥的协助下，陪着巧姐乔装逃到乡下，巧姐才幸免于难。贾琏感激在心，最后把平儿扶正，浪荡子贾琏，经过这番波劫，应该能体悟到，家道不振，人心大坏，连独生女儿都可能被卖掉。如今有了平儿这个宽厚正派的贤内助，荣府长房自然会有一番新气象。

因此，贾府家道中兴，先经过抄家、破产，最后彻底改变人心，用现代术语形容，就是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改革最难，因为人大多是想改变世界，却不想改变自己。只有退无可退，被逼到墙角、崖边，改革才能成功。

20世纪初期，一位传奇的股票期货投机客杰西·李佛摩尔（Jesse Livermore），曾经数度大起大落，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亏光一切更能教会你不该做什么”。贾府子孙也是等到失去一切后，才彻底领悟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

家道复初，不只是靠“兰桂齐芳”，还是靠善者修缘、恶者悔祸，曹雪芹不只是写兴衰无常，他更想传达的是天理正道的恒常，以及先理好心，之后才能理好财的道理，这也是我在“假语村言”中解到的真况味。

第七章　投资生利

大观园是大钱坑，运用得当生钱母

探春、宝钗联手，活化呆资产

大观园是专为元妃兴建的省亲别墅，似有天上人间的幻境实境。

大观园就像一座大舞台，《红楼梦》如果少了这座舞台，曹雪芹也很难挥描绘出如此多彩织锦般的故事情节。

大观园也是一座大钱坑，占地三里半，几十座院落庭阁，贾府财务根基的动摇，“鲜花着锦之盛”的大观园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整本《红楼梦》最有钱味的一回

但有意思的是，曹雪芹也花了大半回的篇幅，巨细无遗地教导，如果运用得当，大钱坑可以变成自动生财的金母鸡，第五十六回，可以说是整本《红楼梦》里最有钱味、最有理财色彩的一回。

在贾府注定要步上盛极而衰的命运之路时，曹雪芹为何要设计这一回？他有何深意？大观园虽然只是一座存在于小说里的“空中楼阁”，而且场景距今200多年，但是我认为，曹雪芹把呆资产活化的精神，在微利甚至负利的今日，别具参考价值。

话说荣府原本是由王熙凤掌管财务，但是王熙凤小产，必须卧床静养，王夫人改派李纨协助。王夫人也知道长媳仁厚，担心她管不住一堆下人，又指派探春共同管理。

由于大观园人口众多，王夫人另外又请外甥女宝钗帮她照看大观园，于是形成了《红楼梦》里一段很特别的“新人新政”时期。

新政的主角是探春，探春是妾生的（赵姨娘所生），但是王夫人视如己出。精明的王熙凤，在大姑子、小姑子中，也最敬畏这位庶出的姑娘。我们从探春的一段话，可以知道这位闺阁千金为何会令人敬佩，譬如赵姨娘跑来指责探春“胳臂肘往外弯”时，探春气得回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第五十五回）。

相较贾府的爷儿们，大多只在自家产业上打主意，譬如兴建大观园时，贾蔷争着买戏伶，贾芸包揽园艺活，贾芹想取得管理家庙道

士、沙弥的差事，跟这些贾府男丁相较，三小姐虽是女儿身，却跟男儿一般志在四方，难怪王夫人与王熙凤会对其另眼看待。

当探春受命掌权时，就看出她平日对于家庭经济的关心，远胜过贾府的众多子孙。令符在手，她先除弊，减除了两项不必要或重叠的开销。三小姐更重要的手段的是兴利，因为除弊简单，兴利最难。

坐领无风险报酬将越来越难

大观园的使用，让我想起《马太福音》（*The GospelAccording to St.Matthew*）中的一个故事，一位多金的主人外出旅行，把财产分交给三个仆人管理，主人按照仆人的才能分配财产。

甲仆领到五千金币，乙仆领到两千金币，丙仆领到一千金币，三个人各自去打理这笔资产。甲、乙都把钱拿去投资，而且也都各赚了一个“资本额”，即甲赚了五千金币，乙赚了两千金币，那么丙呢?

保守的丙仆，选择最无风险的方法，把金币埋到土里。但是埋在土里的种子会长出作物，埋在土里的金币可不会长出金币。

主人旅行返家，三位仆人交出成绩，甲仆与乙仆都受到主人的赞赏，并且被主人再委以重任。但是自认最忠心、守住主人财富的丙仆，却受到主人的斥责。

因为丙仆只是把钱埋在土里，没能帮主人增加财富，即他在主人离家期间，完全无所作为，主人认为丙仆辜负了他的托付，在主人眼中，丙仆只是一个无用且不知感恩的仆人，于是主人把丙仆赶出家门，并且将丙仆保管的一千金币分给了甲仆与乙仆。

探春像故事中的“甲、乙仆”，可以把大观园变出新钱；宝钗更胜“甲、乙仆”，因为她进一步把新钱变成资产，将资产再生出孳息，源源不断。

只知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赚无风险报酬的现代人，越来越像“丙仆”。因为当存款变成低利、零利甚至负利时，跟把钱埋在土里又有什么两样呢?

丙仆犯的错，不是因为保守，而是不愿意学习把资产增值、活化的本领，所以他受到的惩罚是两手空空、被扫地出门。在全球都进入微利甚至负利时代后，理财已经成为必学的求生本领。

如果我们像丙仆那样不想学理财本领，不想承担风险，只图那种不动脑筋的无风险报酬，那我们就要小心像丙仆一样两手空空。未来无风险报酬恐怕会越来越低，光靠老本利息或是退休金过日子，恐怕会越来越艰难。

《红楼梦》这本奇书，令人敬畏的地方是，两百多年前的寓意，可以对照现今。曹雪芹有意穿插的这段新人新政，其实是提醒现代人，要学探春与宝钗，懂得打理财富，懂得把呆资产活化。

我们虽然没有一座大观园可以拿来活化，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拥有一些不同的资产，而且也不是只靠种种作物这种老方法，才能赚到收益。探春能够找到贾府没注意到的活化法子，靠的是她素日的有心与观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资产活化方法，可贵的是，目前的网络时代，提供了以往我们无法想象的多种可能。譬如闲置的房间，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爱比迎（Airbnb）这种网络平台，将其变成迎接世界各地游人的日租房，如果管理得当，还可能赚取比月租更高的收益。

譬如闲置的车子，如果能够解决相关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类似优步（Uber）平台，带来过去赚不到的收益。等到自动驾驶车更安全、更普及时，车主甚至不用出人，只要出车，就能赚到闲置车子创造的收益。

房子、车子之外，譬如优质稳健的股票、配息基金，如果懂得用合理价格买进，每年都能领到孳息，汇总这些资产的孳息，等到合适

的行情，学习宝钗把钱再转出买进便宜的资产，资产又能再带来孳息。

大观园从大钱坑变金母鸡，又从正资产变成负资产，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资产?

如果用活化的角度来看资产，不能活化、没有孳息、无法创造收入、无法转手变现，或是可以转手但会严重贬值的，都不能算作资产。资产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未来如果无法再创造出新的真金白银，就不能把它看成资产，只能当成消费品、消耗品，花大钱购置这样的消费品、消耗品前得三思。

曹雪芹在大观园里，为我们又上了一堂宝贵的理财课。

丈夫扛负现在式，妻子负责未来式

自古女性似乎比男性更热衷存私房钱，用人类学的角度解释，应该是女性几百万年来的天性使然。从远古人类“露西”开始，体强的男人（猿），外出打猎，体弱的女人（猿），守着洞窟储粮，这虽是原始又天经地义的任务分配，但是守在洞窟的女人（猿），心中总是不踏实。

由于女性天生缺乏安全感，于是部分女性婚后，不是要丈夫交出薪水，把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就是积极存私房钱，“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心态，是不少夫妻为钱争执的导火线。

我过去采访时，接触过不少理财案例，发现不少家庭面临的其实不是财务问题，而是夫妻互信与分工的问题。很多现代夫妻是各理各的财，丈夫薪水虽然没有交给妻子，但是负担大部分的家用后，丈夫的薪水已经所剩无几。

妻子虽然能将大部分薪水留下，但是双方没有量化未来的目标，没有规划预算，财务也不透明，夫妻对未来、对彼此，都缺乏安全感。

如果是双薪夫妻，且由丈夫负责大笔开销，当妻子能够积攒余款时，妻子应该要像贾母一样，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慎守财产，筑起家庭的最后一道财务防线。

我们还可以用接力的方式思考，分配双薪夫妻的任务，丈夫负责“现在式”，薪水支付现在的主要开销，妻子负责“未来式”，薪水存下来作为两人老后的退休资产。

因为男性收入大多胜过女性，所以由男性负担大半家用，而女性缺少安全感，会将收入存着，但是女性要为家庭长远目标做规划，特别要预留退休金或紧急预备金。

曹雪芹用贾母为公、王熙凤为私做对比，写出他对于运用私房钱的智慧，值得后人深思。

父母分财产更需要财富智慧

同时在“散余资贾母明大义”这一回，我还看到其中蕴含的分财产的智慧。就如曹雪芹写的，“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那边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即使如此，贾母仍然分给落难的贾赦、贾珍各三千两银子。

王熙凤放高利贷惹祸，最后钱财被抄得精光，但是看在掌家“操了一辈子的心”的分上，贾母也给了这个孙媳妇三千两银子。

贾政的家产未被查抄，且他还有一份差事在身，因此贾母没有分给贾政，但是让贾政这一房的宝玉夫妻俩获得了几千银两，李纨母子俩也分到了财产。而且贾府在外的欠款，贾母嘱咐贾政把金子拿去变卖还账，等于是代替当家的贾政清掉“一屁股债”。

贾母分财产时还特别对贾政强调，“你也是我的儿子，我并不偏向”，这话其实也是在对长子贾赦说的。回溯到第七十五回，贾府中秋夜团聚赏月，贾赦讲了一个笑话。

“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病了，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一针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就死，如何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远着呢，怎么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

贾赦有意无意用这则笑话，暗示贾母偏心，但是经过这次的分财产，给家族闯了大祸的贾赦，以及没有善尽监督财务的贾政，最后都

要靠老母亲来收拾烂摊子，他们应该是后悔、惭愧都来不及了，不会再有母亲偏心的心结。

分财产是最需要人生智慧与理财智慧的，很多子孙因为父母分财产时的私心、偏心，彼此产生了矛盾。但是贾母分财产时的明断、仔细考虑，第二代的贾赦、贾政，第三代的贾珍、贾琏、李纨、宝玉，都是铭感恩典。

贾母分财产的睿智，让我想起莎士比亚（Shakespeare）所写的《李尔王》（*King Lear*）。年迈昏聩的不列颠国王，是按三个女儿谁的嘴巴最甜、谁最会哄自己开心，来决定财产的分配比例。结果很会讲奉承话的大女儿、二女儿，分走他全部的权力、国土和税收，讲真话的小女儿，却什么都没有。

小女儿后来远嫁法兰西王国，大女儿、二女儿很快就露出真面目，李尔王只用耳朵，不用智慧，错误分配财产，他付出的代价是孑然一身，头上戴着用野草、荨麻编成的王冠，发疯流落荒野。

老人的财产，可以庇荫子孙，留给家族一线生机，也可以腐化、分化子孙，启动家族的自毁程序。结果如何，全在于老人是否拥有人生智慧、理财智慧，这是曹雪芹传授的另一堂课。

荣国府点滴之恩，刘姥姥涌泉以报

贾府大靠山元妃还在世时，真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多少人要与贾府相与，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时，需要费时数日，荣、宁二府都要大开宴席，才能应付得了皇亲国戚、阁府督镇、远近亲友及堂客。

但是等到元妃薨逝，贾府被抄家，我们立刻感受到“穷在路边无人问”的现实。只有刘姥姥听到贾府落败，仍然数度来到荣国府，甚至义救落难子孙，让我们发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的感慨。

在第一一三回，刘姥姥跟凤姐说起她听到贾母过世的消息时，真性情流露，“昨日又听见说老太太没有了。我在地里打豆子，听见了这话，吓的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就在地里狠狠的哭了一大场。我合女婿说：‘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不管真话谎话，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了也哭了一会子。今儿天没亮，就赶着我进城来了”。刘姥姥这种“老人不舍老人”的心情，读来真是令人感伤。

贾府过去对刘姥姥的馈赠捐助，其实只是九牛一毛、点滴之恩，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第四十二回，凤姐、平儿、鸳鸯等人交代给刘姥姥一大车的馈赠品时，可以看出赠者谦逊、不伤受赠者尊严的细节，最后换回刘姥姥的涌泉相报。

刘姥姥不只解了巧姐的卖身之祸，还帮她找到一门好亲事。巧姐落难躲到刘姥姥的乡下时，乡里的富户都赶着来刘姥姥家看这位“天上来的神仙”，“内中有个极富的人家姓周，家财巨万，良田千顷。只有

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纪十四岁。他父母延师读书，新近科试中了秀才”（第一一九回）。

周秀才的母亲想要高攀，却不敢开口，由于刘姥姥曾受王熙凤托付，为巧姐亲事留心，于是刘姥姥扮演完巧姐的救命恩人后，接着又摇身扮月老，谁想到巧姐的好姻缘竟是在乡间。

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贾府，跟一屋子听众胡诌了一个小姑娘雪中抽柴的故事。等到贾府落败，刘姥姥的表现，就像雪中送炭。从雪中抽柴到雪中送炭，也隐喻了王熙凤幸好为女儿留余庆、积阴功。

贾府虽然因为骄奢淫逸惹祸，但是从贾母到王夫人，都有怜贫恤老的好名声，而且相当善待下人。第十九回，讲到袭人的母亲与哥哥原本动念要赎回袭人，但是袭人坚决不从。

母兄看到袭人如此坚持，也就罢了，而且母兄也知道，“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子也不能那么尊重”。由此可见贾府对待下人的态度。

再加上王熙凤虽然贪财，但是也曾义助有志气的穷亲戚邢岫烟，这些应该都是曹雪芹安排贾府能够复兴，获得世人认同的原因吧。

从《红楼梦》里的贾府，回到真实世界的曹家，曾经是富贵公子的曹雪芹，饱尝人情冷暖，安排刘姥姥这个角色，可能也是想借此传达，扶困济贫，可以为自己、为子孙埋下善种子，种子发芽成树，后人才能得享庇荫。

理财的境界，不只是谈省钱、存钱、用钱、借钱、赚钱、护钱，还包括捐钱。就算累积了万贯家财，可“寿衣是没有口袋的”。有一位哲人说过：“能够带进天堂的，只有你在这人世间捐出去的钱。”

《红楼梦》里的人物，不下数百位，最耳熟能详的，应该首推刘姥姥这一人物。曹雪芹通过这位“芥豆之微、小小人家”出身的老村妇，传达出许多与财富、人生相关的大智慧，值得我们再三回味。

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

康熙皇帝就像贾府的元妃，元妃存，贾府兴，元妃殁，贾府弱，而康熙皇帝驾崩才五年，曹府就被雍正皇帝抄了家。

因此，曹雪芹感受过趋炎附势与人走茶凉的落差，在《红楼梦》里用一场白事与一场红事写尽了贾府兴旺时的深厚人脉。

贾珍的儿媳妇秦可卿过世，这时贾元春虽然尚未封妃，但是贾府有荣、宁二公两个世袭官职，这可是因战功获得的最高爵位，同列"八公"的其他公爵当然会前来吊丧，其余像郡王、伯、侯、将军等贵族更是不会缺席。

在第十三、十四回，就描写到"只这四十九日，一条宁国府街上，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大小轿子车辆，不下百十余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接连一带，摆了有三四里远"。

贾元春封妃后，贾府家势更壮，在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荣、宁二府要齐开宴席，连摆好几天寿酒，才能应付得了"皇亲、驸马、王公、诸王、郡主、王妃、公主、国君、太君、夫人、阁府督镇、诰命、诸官长、并远近亲友及堂客"，可见如此大阵仗的祝寿。

但是这一大串的皇亲国戚、王公侯伯，落难时完全帮不上忙，只有西平与北静这二位郡王，在抄家时尽量卫护，否则贾府更会吃大亏。

其余在贾府衰败时送暖或仗义的，不仅寥寥可数，其中还都是草民、庶民，譬如刘姥姥与包勇。

包勇是甄府落难时被转荐到贾府的家丁，但是比贾府自己家的奴才还要护主。当他听到府尹贾雨村在贾赦、贾珍被参时，不但不报贾府的提拔之恩，还因为避嫌而再踩贾府一脚，贾府下人数百，也只有包勇敢仗义拦轿，大骂贾雨村。

已经失势的贾政，担心包勇多言惹祸，改派包勇看守大观园，等于将他隔离起来。但是当贾府有盗匪闯入时，众多下人都吓得腿软，只有包勇果断英勇，“一个打十个”。